

杜大嫂



中華新華書店出版

陳登科寫

杜
大
嫂

寫 科 登 陳

版出店書華新中華

杜
大
嫂

著者 陳 登 科

出版 華 中 新 華 書 店

印刷 新 華 書 店 印 刷 廠

發行 華 中 新 華 書 店

及 各 地 分 支 店

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初版

定價 九 〇 〇 元

序

整個的說來，這本東西是寫得很好的，它的特點是樸實、自然、結構相當完整，是以農民自己的語言，以直接的表現方法，有頭有尾的敘述了一個動人的故事。使人讀來感到親切、生動。

當然在寫作技術上，不免是粗獷的，例如某些場面的重複、敘事上有些疏忽不連貫、詞句上的累贅、甚至還有一些別字，假使您是想讀一本精緻完美的著作，也許會感到失望，但這却真正是工農同志自己的創作。

作者是貧農出身，種過田、推過車、當過兵，參加革命以後，當勤務員，後來受到一位同志的鼓勵學寫稿，接着就做了「鹽阜大眾」的工農通訊員，並且受到表揚。以後在錢毅、路汀等同志的培養和幫助之下，經常寫東西，現在是「鹽阜大眾」的記者。但是單獨寫成一部小說，這還是第一次，因此在作者來說，這還是習作，他本人也說：「還需要人具體幫助！」

作者是有才能的，如能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努力學習，多注意從實際中收集材料，研究經驗，並提高寫作技術，是非常有前途的。同時我們可以樂觀地預測：解放區羣衆在翻身之後，必然會湧現出大批的工農作家。但是，必須我們文化工作者，學習錢毅、路汀等同志的精神，耐心幫助和具體指導。最後還要提到的是：作者讀過些新小說，因此學會了新文藝的寫作方法，作者又熟悉舊形式，因此也接受了一些舊形式的好處。但也正由於此，某些地方的「新文藝筆調」的描寫，反而顯得有些做作和不自然，而另外一些地方却又採用了一些舊小說、鼓詞上的陳言套語，新舊夾雜，顯得不很調和。我想，作者很可以不去搬用這些新和舊的陳套，而儘量的應用他自己所熟悉的語言，寫出很好的農家故事的。

目次

序	杜李莊	(一)
一	逃難	(四)
二	暴行	(八)
三	你走了嗎	(九)
四	連環保	(二一)
五	頑強	(二五)
六	投降的下場	(二六)
七	逼和	(二七)
八	暴動	(三二)
九	堅持	(四〇)
十	叛徒	(四八)
十一	天亮了	(五三)
十二		

鄧南築

一 杜李莊

杜李莊，就是前後三莊的議事廳和娛樂所，不分寒夏，天一晚，多遠就聽到杜李莊，二莊圍棋，吹呀！拉呀！唱呀！跳呀！笑呀！貫人耳朵，前後大莊小舍，不問青年小伙，老頭小孩，晚飯碗一丟，不約而同的，很自然的就到杜李莊湊起熱鬧。

杜李莊面前有一條直通盱眙的來往大道，西有沿河的長山，北可望到洪澤湖帆船、霧氣、麥子、玉米、黃豆、山芋，就出在他們家。

杜李莊在八九年頭裏是窮困萬分的，提到杜李莊，三里路以外人就不曉得有這麼一個莊子，是個沒人到的地方。

全莊十三家子人家，有十二家子是王九卿的種田的。走出人來都是樹葉掉下怕打破頭，忠厚不堪的主子。

在這莊上過去是有一個老規矩，每年頂到秋莊稼一收，交十冬臘月，掣把傢伙一掛，把老板陳債一算，拍拍身上泥灰，挖幾車荒堡，把門一閉，鍋碗担子一挑，有的奔山打柴，有的跑江南，有的討飯，一直到清明前後，春耕播種的時候，才看到一家半家開開門。烟囪冒冒烟。

提起他們的老板，到是赫赫威名，在壩橋的週近，輾轉三五十里，提到王九卿三字，是無人不知，無人不曉，鄉裏五十歲以上的人，未曾開口說王九卿的名子，很自然的豎起大拇指，連提是提的：「噫噫噫！人家是祖代有腳力啦！」把有腳力三字說出來後，頭還要點了幾點，搖上幾搖。

王九卿的父親，祖父，都做過團董，他本人從揚中六師畢業回來，做過七年的頭鄉長，在新四軍

來後，又做過十紳參議員，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春天大清算時才逃到明光，鬼子投降之後，蔣介石發動內戰，他就參加還鄉團。

杜李莊十三家子，除小包頭李玉林一家子外，別的都是砸雞泥堡沒得，靠種王九卿的租田。

莊上有個莊頭杜德才，混名叫「窮算盤」，每年一到春寒閉戶的時候，他把鍋碗担一挑，領住大家要飯，到那塊出頭打浪都由他去，因此很自然的成了這十二家的莊頭了。

杜德才本來家有三畝六分祖業，在民國二十年種了王九卿的七年田，把三畝六分田倒貼光了，想錢大的泥團子看看也沒得，從此他灰心不種人家田了。

他的人雖窮，是很有骨氣的，他常常對他的兒子杜學華講：「人窮不怕窮，要有骨氣，就是要碗飯也要有漢氣，無論如何，不要向人去低三下四的。」

在一九三九年的秋天，新四軍從路西過來，建立淮南民主政權，他在四〇年祕密的就做了農會長

才開始減租，頭一砲就是他杜李莊領導起來的，連經二年減租、清算，到一九四二年，不管寒夏，看不到有一家弄荒堡頭再閉起門來，天一晚，談談笑笑，比壩橋的橋口還熱鬧起來。

到一九四三年鬼子大掃蕩，這位貼心爽直的老會長，在洪家小山根被鬼子逮去，帶進盱眙城，經三絞三放，一直到臨死，他未說出一句髒話，未掉一滴眼淚的。

他的兒子杜學華，看他死了，死屍也未弄回來，連夜要求參加民兵，替他父親報仇。

杜學華的母親在少年時代，苦起來是不分寒夏的，三百斤重車子直推，就到現在是七十歲的人，還能挑幾十斤的担子。

杜學華的老婆，杜大嫂，生得一身精壯大漢子，兩腿像木頭杠子，走起路來像走驢子，差不多的男人不是她對手，耕田鋤地，搬麥撒種，搬糞套套，杜學華終日在外工作，家裏就靠她個仔種田。

一九四六年土地改革，杜學華分了田，他一家的生活變了樣子，尤其是杜大嫂害得更來勁。

她走到田頭上，看見一人多高的稈頭，長下尺把長的拐，比牛角還大，歡喜得嘴張有小瓢大，拔起一顆稈頭，拿往家跑，送到婆婆面前：「老奶，老奶，你看看，我家那年長過這樣大稈拐的，今年真天意，人翻身田也翻身了。」

她日夜在想：「我家今年有八畝稈頭，就收三石一畝，還能收到二十四石，不少人家的，二不欠人家的，我一家睡在家裏吃，也吃不了。」

七月十三，她一人正在田裏弄稈頭，學華從區裏開會回來，走到她跟前，咕起了嘴：「尢！這稈頭光弄，還不曉得吃得成，吃不成呢！中央軍到明光了。」

她一聽說中央軍要過來，心往下一恹，呆呆站住，楞上半天才說出話來：「真的嗎？」

學華摸摸稈頭拐，望望女人：「怎不真的呢！區裏開會，叫人趕快準備呢嗎？」

她晚上睡在床上，想稈頭長的那樣好，能收多少一畝，又想中央軍要過來，王九卿那樣兇，長長嘆了一口氣：「唉！到怎好！」

古城、桐城、來安、六合的砲聲都打響了，遍地的語言更沒底：「國民黨的第五軍，是廣西猴子，爬山過嶺如飛，七十四師，全是美國發的火箭炮，能打六十里，這兩部份人在蔣介石面前誇過口，包打淮南。」這些謠言把她心裏更弄糊塗了。

敵人的砲聲，越打越近，鳳陽、嘉山，都被敵人佔領，天長六合，敵人亦進攻，在義澗與新四軍打一仗，四面看看圍上來，各莊各家，藏糧，弄衣服，忙得翻了。

杜大嫂的心裏，如小槓頭顛的一樣，七上八下的跳，她抱住金保，這家門口站站，那家去張張，看人家都忙弄糧食，藏東西，她呆呆站在旁邊嘆氣。

盱眙城裏的商人，紛紛搬下鄉，她抱住小金保站在大路旁，看一趟人來了，她多遠就迎上去：「

消息怎樣啦！」就這樣問了一天。

她晚上睡在床上，細細在算賬：「今天是七月三十，鬼子投降還沒一年，田分過才收一季，又要過那罪日子了。聽王九卿當了還鄉團大隊長，如一回來，老百姓一口命就沒得了。」她日夜在焦心。

二 逃 難

天快到半夜，忽然，門嘭嘭嘭敲了三下子，從門縫傳進很小的聲音：

「杜學華，杜學華，快！快！快起來，盱眙被『中央』佔領，前隊已奔躍橋來了。」

杜大嫂從睡夢中，模模糊糊的，耳朵裏只聽幾聲喳喳的人聲。「情況！」「情況！」看見她丈夫杜學華跑了出去。

她一把推開懷裏的孩子，碌碌爬起。衣服伸進一隻膀子，踏下床邊，撈幾把摸不着鞋子，赤腳跑出門口，「鴨保爺呀！鴨保爺呀！」

在雪亮的月光下，東頭跑到西頭，她急得雙腳直跳。

六十歲的婆婆，磕磕衝衝，跑到門外，「大娘！大娘！杜學華呢！」

「見鬼了，好好的睡到半夜，眼一睜就跑得不見了。」

「昨晚人就驚驚慌慌，要麼又有情況了。」

「情況，情況，一聲不響，就走了，家裏老的老，小的小，是該死的，他還顧嗎？」杜大嫂氣憤憤的說。

「你把衣服穿好，到張二嫂家去望望，分隊長不在家，打聽打聽，到底是什麼話。」

杜大嫂輕輕走近張二嫂門口，用手慢慢推開門，張二嫂很驚慌的向外走，兩下碰到懷裏，張二嫂一嚇，向後倒退幾步：「那個，那個，那個呀！」

她也被一嚇，往門後一讓，「我麼！我麼！分隊長呢？鴨保他爺未來嗎？」

「親媽媽，你想把我嚇死呢！怎麼的，學華未告訴你嗎？中央軍過來啦！我剛剛想去喊你，我家分隊長和他三弟都走了，他三娘這麼在家哭呢！我勸也不行，你再與我去。」

「我……………」

杜大嫂一句話未有回答出來，被張二嫂一把，拖着去了。只見張東舞老婆張三娘，正睡在地下拚死拚活，放聲打滾亂哭亂罵：

「小爛屍首喲，你滾天良喲，你把我娘兒倆捺下靠那個喲，你真狠心喲，我不與你拼死就算了嗎？」

張二嫂拉起掛角，一把撫住她嘴，苦苦的解勸，「好三媽，你莫哭，這大風頭不讓一下就行啦！他們不會走遠的，我包不會下去遠的，昨晚後莊還踏踏的新四軍向北開的呢！」

「氣是真氣死人，我家鴨保他爺走，連一聲招呼都未打過，腳趕腳不見了，不要哭了，哭還把人笑呢！」

杜大嫂剛剛開口解勸，婆婆在前莊喊了：「大娘哎！大娘哎！金保哭了，快來家哪！」

杜大嫂趕到家裏，氣咕咕抱起四歲的小金保，不用分說，就啾啾啾打了五六個屁股，孩子哭得更厲害了。

婆婆很心疼，走到她跟前，一把搶過小金保，抱在懷裏：「乖乖，乖乖，我心哪，奶奶抱。」

她的氣還沒有出足，又伸手去撕金保的嘴，婆婆抱得緊緊躲到屋裏去。她拿起一隻小板凳坐到門口，嘆了一口氣，低下頭來正要想些什麼，忽然在西南上傳來轟轟轟的

砲聲，她一頭站起來，「快！奶奶，打大砲了。」

婆婆坐在床上，爬也爬不起來，光喊：「鴨保呢！鴨保呢！」

她剛走進房裏，轟轟轟！格格格……大砲聲，機槍聲，如在她耳頭眼裏響的一樣，失失慌慌，拉起鴨保子，回頭就往門外跑，抬頭一望，只見遍地男男女女，大大小小，挑的挑，抬的抬，哭哭喊喊，如籬笆推的一樣，滔滔向北翻，牛、驢、豬，也夾在人堆裏亂竄。她心裏一嚇，連話也說不出來，到婆婆手裏去搶金保，「跑跑！」

槍聲看看也響到莊頭上了，婆婆更慌了，「大大……娘，你……帶伢子逃吧！」

「你……也走吧！」

「唔……不……我要看住這窮家破業的呢！」

杜大嫂懷裏抱住金保，手裏拉住鴨保，頭也未掉，滿田踏荒，一直跑二里多路，嘴張有碗大，往地下一坐，爬也爬不起來，兩腿直行如豆腐一樣，癱了。

拉起藍布褂子，揩乾臉上的汗，剛想站起來望望，莊上的人又跑了，她看見人跑，也不知深淺，只有抱住金保拚命跟住人跑……

母子三個，天一亮就逃出來的，男在小窪子裏一直到中飯後，連頭都未敢抬，兩個伢子哭喊要飯吃，往她頭上爬，坐起望望，滿眼跑反的人。

四禿子馬長太一家六口子，跑得五離四散，急得他像離水蝦子一樣，亂蹣亂跳。

杜大嫂一下望見，拚命的喊：「馬四爺噯，馬四爺噯！怎樣哪！」

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我家人跑得一個沒得了。」

「中央軍怎樣了？」

「來啦！朱莊，宋莊，前周後周，馬莊，我們杜莊，小李莊，橫豎幾十里，插不下腳去全是住的

滿滿的，後邊還是踏踏的，直行半邊天塌下來了。」

她一聽這消息，心裏撲通撲通跳得更厲害了，自己越加沒主意，恨不能母子三個都躲到老鼠窟裏去。

媽媽找兒子的，姑娘找嫂子的，老頭找孫子的，哭哭啼啼，獸的獸，搯的搯，來來去去，使得她心裏更痛恨丈夫，拉過兩個孩子，狠心攆開不要了，摸摸大孩子手，摸摸小孩子臉，親親兩個孩子的嘴，心又軟下來了。

孩子餓極了，在懷裏亂扛、亂撞，她爬起看四轉莊子上望不見人烟，只有又坐下來，抱住孩子流淚……

天晚了，蚊子嗡嗡在頭上繞，兩個孩子哇哇的叫，敵人的氣球，在她眼前一繞一繞，她把一個洋布褂子，朝頭上一蓋，連大人帶小孩子，往地下一馬，動也不動，心裏只想把兩個孩子抱的緊緊，死在一塊吧。

「你看燒起來啦，這是王莊啦！這下我們莊上不得了，燒清了。」雜雜的人聲在叫着。

豬喊馬叫，這些聲音都在她耳朵裏說的一樣，喊的一樣，她大着胆子，抬起頭來一望，汗毛孔直豎，遍地火光，把在她前邊逃難的人都照得清清楚楚，她一嚇又馬下去，只聽在她後邊的又喊起來，「噲！這塊又燒起來了。」

兩個孩子也被火光嚇得一聲不哭了，乖乖的躲在她懷裏，她不想丈夫了，也不恨男人了，不知不覺入了夢中。

三 暴 行

太陽掛到樹梢上，喜信來了，一個六七十歲的老奶奶，跑住喊住：「你們來家吧！舍親媽媽的都死絕種了。」

她一顆心突然平靜下來了，抱起金保，拉着鴨保，飛快的迎上去：「奶奶呀！走啦！」

死了死了，死乾淨了，舍親媽媽的，比土匪還胡，各家都挖地三尺啦！」

她一聽，心裏更好似掉下一塊大石頭，格外寬快些了。帶住兩個孩子慢慢向前走着，到小西莊路口，看見滿田被燒的一灘一灘的灰，莊圍一轉埋起樹頭，一道一道的曲綫壕溝，一灣一灣，弄得她分不出東西南北，豬頭、豬皮、牛頭、雞頭、鴨爪，大的，小的，堆成堆子，破衣服、破棉胎子，大一塊，小一塊，如狗拖的一樣，一眼看不盡，板凳、桌子，家具什物，都堆滿在敵人工事裏。

她走進莊子，看見各家裏裏外外，人屎馬糞，米麵糧食，糟得如糞塘一樣，她不由想起家裏了：「唉！奶奶在家，又不知怎樣了」。提心吊胆的向前走。

顧鳳其家十四歲的小姑娘，被五個中央軍輪姦，就落一口油氣，睡在地下，肚子一抽一抽的，兩隻眼睛，白眨白眨，淌不下一滴淚來，她的媽媽，抱住她的頭在乖乖姦姦的喊，看看那兩隻眼發死魚色了……

她的眼淚，拉拉的淌，她不能再看了，帶着兩個孩子一路哭着走了……

小朱莊的哭聲，又迎上來了，越走越近，哭聲震滿她的耳朵。

西頭朱四高的六歲小伙，被獸軍砍掉一隻膀子，割去一個耳朵，還睡在床上哀哀的叫，他的媽媽

，他的爸爸，馬在他身上哭……。

朱錦仁的老婆，被敵人戳四刺刀，肚腸子一灘淌在外面，六月的孩子，在她懷裏「攻」來「攻」去，找奶吃，她的丈夫，哭得癡癡迷迷，指手劃腳，頓腳捶胸的亂跳亂罵，她的十六歲的閨娘亦哭得暈死過去，睡在她的媽媽旁邊……。

這一路悲慘情景，更使她心痛，更關心她的六十歲婆婆，眼淚流的越兇，拉住鴨保：「乖乖！快走！奶奶在家呢……。」

她一路悲悲慘慘，失失慌慌，奔跑到家，看見六十歲的婆婆，抱住一擔子被撕爛的破衣裳，直僵僵的睡在地上，她手裏擦去孩子，抱住婆婆：「奶奶，奶奶，你儘怎樣哪？你儘怎樣哪？……。」

「唔……。」

「你儘心裏怎樣哪？」

「你……你把我金保帶好，我不礙事。」

兩個孩子，拉住奶奶的褂子：「奶噯，奶噯！」

「乖乖！乖乖！奶奶不能動了……。」

四 你走了嗎

四五天莊上看不見人行走，遍地的秋莊稼，看不見有一個人收割，耳朵裏傳來一陣一陣壞消息，馬舍孫伯禮被還鄉團王九卿抓去，用鐵絲穿起手心，吊在樹梢上，三天才死；湯培富被活埋在土裏，頭上開天門，血噴出有幾丈高；還鄉團潘立中高長興三天殺死十八個老百姓。

她日夜在想着，新四軍真走了嗎？鴨保他爺也真走了嗎？我們夫妻未吵過，未罵過，未紅過臉，六十歲的婆婆，兩過孩子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當真能全接下來嗎？

她睡到半夜，說起夢話，大喊大叫：「新四軍，鴨保爺，你走了嗎？你真走了嗎？……」

迷迷糊糊的婆婆，被她喊醒：「大娘啊，大娘啊！你喊什麼啊？」

她夜裏聽到蔣孀的砲聲，轟！轟！轟！如坐在床上，一句一句的禱告：「菩薩，菩薩！你顯顯靈光，救救老百姓，打勝仗，打回來吧，打回來吧！」

八月十一號，太陽將濕土，三十幾個還鄉團，配合一百多個獸軍，把莊子包起來。

她拎一個菜籃子，走到河邊，忽聽西邊機槍聲：喀喀喀，通通通，啪啪啪……

她一嚇手一鬆，菜籃子滾到河裏去，拚命跑回家，抱起金保，跑到後邊圩溝裏，想起鴨保與六十歲的病婆婆，丟下金保，又回來，架起婆婆，拉住鴨保：「快跑，快跑，打機槍了。」

一家四口子躲在圩溝裏，槍子呼呼在頭飛着，大砲彈子，轟！轟！轟！一顆一顆在她們面前炸起來，泥都炸到她們的身上，奶孫三代馬在圩裏哭：「今天我們奶孫四個都死一塊了。」

她一手抱住兩個兒子的頭，一手摟住婆婆，頭碰碰地禱告着：「菩薩，菩薩！新四軍走了嗎？鴨保爺走了嗎？你走了嗎！你真走了嗎？」

一陣槍聲砲聲過去了，朱大媽在莊上喊：「民兵打勝仗了，皮發土匪中央把一鍋鷄子呼爛爛的，一筷未撈到吃，被民兵打死一個皮發機槍手，這下蝕本了，這下蝕本了。」

朱大媽跟在圩溝裏，聽到民兵打勝仗，在圩溝裏一頭跳起來，兩個孩子與婆婆她都不問了，直奔朱大媽跟前跑去，一頭跑一頭喊：「朱大媽，朱大媽，民兵在那塊哪！你快看見鴨保他爺啊？」

「走了，走了，連那個打死的中央軍機槍手，也被拖去了，現在恐怕走三四十里路了！」

她呆呆站住，如一根木椿一樣，望望朱大媽，掉頭望望後面圩溝裏，眼睛定住了神：「你走了；

五 連環保

王九卿做起連環團的大隊長，從盱眙帶來了一批逃亡地主，住在蠟橋，築起三道水圩子，一道樹圩，兩道鐵絲網，十天當中，蓋起二十六個碉堡，放下十七鄉的鄉保長，各地還鄉團出動沿莊登記戶口。

她正在家煮中飯，小花蛇李三，頭戴西洋式禮帽，穿一身短打。嘴裏香煙，一路唧唧呀呀的哼着情曲，走進她的門：『啞！杜大嫂，今天早上潘保長來打過招呼啦！國軍再來各家要忙招待，不準一個亂跑啦，現在各莊每十家不都辦起連環保，這往後那一家犯罪，十家都犯罪，唉，你要當心啦，明天就發門牌了！』

她把火又在鍋塘裏，連撲四撲撲熄了火，撮起了嘴：『李三爺：你儂做做好事，我們女奶奶不能登家！』

李三把一隻獨眼一瞄一眨，頭慢慢一歪，眯眯一笑：『這有什麼關係呢？學華他們被擠進東海，一網整攔，現在還有嗎？國軍來，你就慰勞慰勞國軍，不是一舉兩得嗎？』

她板起臉，走出鍋門口：『李三爺，你儂這說那家話啦？那個不是父母養的。』

李三在屋裏轉來轉去，那隻瞎眼睛的水淌到鼻溝上，拿出大紅的小手帕，揩了又揩，伸手在她嘴上摸：『你實在不願意慰勞國軍，就慰勞我吧。』

她的臉紅得像豬血一樣，膀子一揮：『李三你放規矩些，你要慰勞，家去就叫你的妹妹慰勞。』

「你不要兇，還不叫你認識我嗎？」李三發了一句空狠，揚揚而去。

她的心如針一刺一刺的難受，丈夫走了二十多天，也不見一點影訊，中央軍來了，還能跑跑，躲躲，地方上的壞人一到怎法？……

一轉臉，李三手裏真的拿了一串門牌來了，一進門朝她家三隻腿的小桌子上一擡，氣兇兇的：「這就是連環保的門牌，我們家是紅的，一塊洋錢一個，馬四禿子他們家參加過農會是綠的，五塊洋錢一個，你家杜學華當民兵幹部是白的，要十五塊錢一個，現在就要你家拿錢來呀！」

「李三爺，你儂做做好事，我家連一張紙也沒有，那裏有十五塊錢呢！你儂當真就要我一家死嗎？』苦苦的哀求。」

「嗨！不要說多少廢話，快拿錢來啊！這門牌是保長在縣裏領下來的，不是我家做的哪。」

「李三爺，李三爺，就是保長領下來的，請你儂說說好話，我實在拿不起，你儂當真……。」

獨眼龍小花蛇李三，拿出一支大克雷斯的香烟，擦起洋火，再吸了幾口，仰起了臉：「我說你啊，只要能就這麼馬馬虎虎的，這一張門牌，就十張門牌都有我……。」

她走到小桌跟前，一把搶過一串子門牌，朝門外一擡：「你家去與你姐姐媽媽馬馬虎虎的，奶奶就不要門牌，奶奶就不要門牌，你殺去，你殺去。」

李三被罵得頭也不掉，拾起門牌就跑。走到東邊馬四禿家小屋角跟前，嘴裏才咕嚕一句：「明天與你算賬，非叫你認得……。」

她坐着倚在小桌上，兩隻眼睛，拉拉的淌下淚來，翻過身子往小桌上一罵：「唉！還叫我……。」

她的病婆婆睡在房裏，一句一句的聽着，床被抖得咯吱咯吱的響：「大娘哟，大娘哟，你到張二嫂家去勸勸吧！這些凌天良的，說什麼就能幹什麼哪？」